

生日快樂

梁建成

早上八時，老黃一如平日，耍玩太極便回家。甫進門，便傳來老伴的聲音：「老頭，回來了！」

「早飯弄好了沒有？」老黃嚷道。

「弄好了！」說罷，老伴便從廚房端出兩碗白粥，飯桌上亦早已放著一碟新鮮的油條。

「人家的老頭都是往茶樓一盅兩件，偏偏你這老頭食古不化，硬要在家吃早飯。你聽著啊！鍋裡還有大半鍋粥，你不給我統統吃光的話，以後別指望我替你煮早飯，買油條！」黃老太不滿地說。

「每天都說這句，不這的嗎？一人一半把它吃光便是！」老黃不耐煩地說。

「你想得美！都快六十了，還能吃這麼多嗎？休想我跟你一人一半！」黃老太不滿地嚷。

老黃懶得回答，低下頭便咕石 咕石 的把白粥一碗碗的吃光，大半鍋白粥，果真被他吃得一乾二淨。

吃得早飯，老黃拿起報紙往沙發便坐，黃老太則忙著收拾碗筷。

「眼鏡呢？」老黃嚷道。

「電視機旁邊！」老伴應道：「吃完了便懂看報紙，自己的東西又不放好，你當自己是大老爺嗎？」

老黃不應，架起眼鏡便若無其事地看報。

「有信沒有？」老黃突然問道。

「甚麼？」黃老太從廚房走出問道：「你說甚

麼？我聽不到！」

「我說，有信沒有？」老黃不耐煩地道。

「？信？」黃老太疑惑地想了一會，然後蠢惑地笑道：「！信... ..大陸二奶還是三奶的情信啊？」

「開甚麼玩笑！」老黃叫道，然後遲疑了一會，說：「我是說，有沒有電費單水費單之類的信！」

黃老太早已笑不攏嘴，好不容易才停下來道：「想不到你六十多歲還挺能演戲，去拍廣告的話說不定能多撈一筆退休金呢！那有二十號派電費單的？信嘛！人家十一時半才派，著急甚麼？」

「省得理你！」老黃打開報紙，繼續看報。

「死鬼！」黃老太笑道，回廚房便繼續洗碗。

時鐘指著十一時半，老黃已看完報，正坐在茶几前泡茶。老黃拿起茶，手只打三個圈兒，圍著茶的八隻茶杯已倒滿了茶，茶的份量不多不少，八隻茶杯完全一樣。泡茶可是老黃生平的一大絕技。

黃老太嗅了嗅，說道：「又是龍井？為何不嘗嘗那盒凍頂烏龍啊？」

「烏龍苦得要死，那及龍井好！」老黃冷冷的應道。

「那又是！」黃老太裝作若無其事的說：「但若是寶貝兒子千里迢迢托人送來的話，說不定會由苦變甜呢！不！不！不！有人說過千里迢迢才

送一盒烏龍，寒酸！寒酸！茶酸了便不好喝，是嗎？」說罷，拿起杯龍井便喝。

老黃瞪了老伴一眼「不懂喝茶便亂講茶經，別碰我的茶！」

黃老太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泡茶，一要心平氣和，二要心無旁騖... ..」

突然，啪的一聲，打斷了黃老太的戲語。

「信來了！信來了！」黃老太放下茶杯，趕緊往門前拾起剛派來的信。

「你看這些古老公屋多方便，有郵差阿哥親自送到，不用我們黃大老爺親自開信箱... ..」

「甚麼信？」老黃打斷了老伴的話。

「甚麼信？唔！有三封... ..這封是廣州二奶的... ..這封是珠海三奶的... ..這封... ..噢！你在台灣有四奶的嗎？」黃老太如數家珍的道。

「是不是兒子... ..」老黃問，但見老伴已笑得彎下了腰，說了一半便不說了。

「不是兒子會是誰！」黃老太笑道：「是咁來的，要不要拆開看看？」

「你來拆！」老黃道。

「甚麼事都要我來做... ..」黃老太不滿地道：「噢！是生日咁來的！你看！耀祖多生性，未到正日已懂寄張卡給你，你從前還常常罵他不孝順！」

「哼！洋鬼子玩意！」老黃不屑地道，然後繼續喝茶。

「哼！口不對心！」黃老太道：「兒子在咁上說，明晚會打電話給你祝壽！咁我放在這兒，看不看隨你！說罷，便把賀咭丟在飯桌上。」

老黃默不作聲，繼續泡茶。吃午飯的時候，咭已不見了。

「老頭，有賊！」黃老太叫道。

「甚麼？」老黃一愕。

「兒子寄來的賀咭不見了，不是有賊是甚麼？」黃老太故作緊張地說。

「神經病！」老黃說罷，便低著頭吃飯。

「喂！老頭！明兒生日，想吃甚麼？」黃老太似乎還未放過他。

「甚麼都好！反正兩副老骨頭也吃不了多少！」老黃敷衍道。

「又是道理！唉！若不是當初有人說了一句：隨便你吧！我唯一的寶貝兒子便不會說走就走，跑到台灣搞甚麼高科技！」黃老太歎道：「你看，現在家裡多冷清！」

「男兒志在四方！想當年我還不是十多歲便來香港闖？」老黃道。

「唉！但是有人卻三天不到便問：有信沒有？五天不到又問：有電話沒有？弄得人家天天都在想念孩子，想去忘記也不能啊！」黃老太歎道。

「懶得理你！」老黃說罷，便繼續吃飯。黃老太見老頭兒不理不睬，也省下口氣。

第二天清早，老黃突被老伴拍醒。

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」黃老太緊張地嚷著。

「甚麼事？」老黃張開惺忪的睡眼，心想又是老伴的惡作劇。

「台... ..台灣地震... ..大地震啊！」黃老太激動得掉下淚來：「不知耀祖他會不會... ..」

這時老黃已醒了大半，連忙洗個面，便去看電視的新聞報導。

畫面上，只見一片廢墟，台北一所公寓也倒塌了，老伴沒有說笑，果真是大地震！

「長途電話我打過了，一次也不通！」黃老太嚷著：「震成這樣，被瓦礫壓著還活得成... ..」

「收口吧！」老黃不耐煩地說：「聽到報導了沒有？震央在台中！耀祖住在新竹，在北面，沒有事的！」

「甚麼沒事？你當我不懂看地圖嗎？新竹比台北還近台中，台北也成了這樣，那新竹... ..唉！求神庇佑，耀祖不要出事... ..」接著黃老太便念起經來。

「！真的沒事便沒事，求神拜佛有甚麼用！」老黃不屑地道。

這時，屋內兩老，一人焦急地看著電視的最新消息；一人則一如平日，若無其事地梳洗、更衣。

「買了報紙沒有？」老黃問。

「自己去買！」黃老太真的生氣了。

「早飯呢？」老黃又問。

「自己去大牌檔！」黃老太更加光火。

「哼！沒你我會死掉嗎？我自己去大牌檔吃早飯，看報紙！」說罷，老黃拿起報紙便走。

屋門的一聲關上。

「沒人性！」黃老太罵道，但看到電視旁的眼鏡盒時，怒氣已消了大半。「這老頭，真是！」

一小時後，屋門再次打開。

「我回來了！」老黃入屋後，把報紙及一袋東西放在飯桌上。「吃過東西沒有？買了艇仔粥給你！」

「還記得我喜歡吃艇仔粥嗎？」黃老太的心情已平靜下來：「今天又有甚麼大新聞啊？」

「也是那些姦淫擄掠，打家劫舍的事兒。」老黃慢吞吞地道。

「是嗎？」黃老太冷冷的道：「我還以為頭條是有個老眼昏花的老頭被車撞倒了！」

「台灣那邊有甚麼新消息？」老黃問。

「怎麼突然關心起兒子來？」黃老太語帶諷

刺地說：「耀祖公司在香港這邊的人剛打過電話來，說新竹那邊應該沒事。待電話線路弄好了，兒子自然會打電話回來報平安。你還是泡泡茶，等好消息吧！」

「用不著你教！」說罷，老黃便把茶具一一拿出。

煮水、放茶葉、加水、沖茶，老黃熟練地泡起茶來，唯獨這次雙手有一點顫抖。

「唉呀！」黃老太大叫：「幹嗎弄得一茶几都是茶！別動！別動！讓我來抹！」跟著便飛快拿出抹布往茶几上抹。

「千年道行一朝喪了，老頭！」黃老太抹茶几時仍不忘諷刺丈夫：「平時說自己泡茶功夫有多厲害，現在還不是弄得一團糟。」

「少管我！」老黃強說道。

「鈴... ..鈴... ..」電話聲突然響起。

「我來聽！」老黃一個箭步便往電話處沖。

「等等！」黃老太嚷道：「平日這些事不是我作的嗎？」

老黃沒說話，一步步回到沙發坐下。

「喂！」黃老太拿起了聽筒：「耀祖！你媽不知多擔心你！沒受傷吧？哦！沒有... ..沒嚇著吧？沒有？你可知你老媽剛才害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？我不管你平日賺多少，總之下次回來要買血燕、人參、鮑魚之類給老媽補補！要不然家門也不讓你進！甚麼？老爸？他嘛！比冷水還要冷靜，簡直是臨危不亂，處變不驚，不過倒翻了茶而已... ..甚麼？要他聽？」

「給你！」黃老太不太願意地說：「說完了可要再給我聽，我還有很多話要說！」

老黃接過了聽筒。」

「耀祖嗎？」

「是我，老爸！」

「沒受傷吧！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家裡呢？」

「也沒甚麼，只是書櫃上的書都掉了下來，亂了一點。」

「你平時那副德性，不地震東西也一樣放得亂七八糟！」

「也是吧！哈哈！對了，老爸……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祝你……生日快樂！」

「又要洋鬼子那一套！都六十多了，生日還有甚麼快樂不快樂的……」

話是這樣說，但聽筒後的父子倆，淚早已滾滾而下。

要老寫才行。

好的竅門就是每天必寫，天天拿筆，
哪怕是寫幾十個字也好。

——老舍

